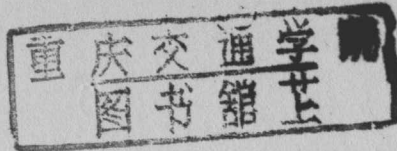


聊齋誌異

卷

拾



聊齋誌異卷十目錄

布客

農人驅狐

章阿端

花姑子

武孝廉

西湖主

孝子

閻王

土偶

長治女子

義犬

伍秋月

蓮花公主

綠衣女

黎氏

荷花三娘子

采薇翁

鹿啣草

小棺

李生

蔣太史

澂俗

聊齋誌異卷之十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布客

長清某販布為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懼囊資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知悅屢市餐飲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營幹答言將適長清有所勾致問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

令自審、第一即已姓名、駭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
乃蒿里人、東西司隸役、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
鬼曰、不能、然牒上名多、拘集尚須時日、子速歸、處置
後事、我最後相招、此即所以報交好耳、無何至河際、
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
請即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
然之、某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
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

報城隍轉達冥司矣。謂以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感謝。後再至太山。不忘鬼德。敬賁楮錠。呼名酹奠。既出。見短衣人匆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蒞事。幸不聞之。不然奈何。送之數武曰。後勿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道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驅狐

有農人耕於山下。婦以陶器為餉。食已。置器隴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睨注以

覘之、有狐來探首、罽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
竄走、罽囊頭苦不得脫、狐顛蹶、觸罽碎、落出首、見農
人、竄益急、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
祟、勅勒無靈、狐謂女曰、紙上符咒、能奈我何、女給之
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願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
否、狐曰、我固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
被一人戴濶笠、持曲項兵、幾為所戮、至今猶悸、女告
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訊、會僕

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驚曰、此與曩年事適相符、將無向所逐狐、今能為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即命僕馬招農人來、敬白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誠有之、顧未必即為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強之、使披戴如爾日狀、入室、以鋤卓地、咤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宥、言已、即聞狐鳴於室、農人益作威怒、狐即哀言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汝、女見狐捧頭鼠竄而

去自是遂安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濶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病、數日尋斃、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慄慄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

襖被獨卧荒亭中、留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覆捫搦、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攣耳蓬頭、擁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慚歛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卽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闖然至燈下、罵曰、何處狂生、居然高卧、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侯卿討房稅耳、遂裸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計窮、便坐床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

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曰、妾章氏、小字阿端、悞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遂憤悒天逝、葬此廿餘年矣、此宅下皆坟墓也、問老婢為誰、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捫擦何為、女笑曰、此婢三十年未經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遠鐘響斷、着衣下床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入夕果來、綢

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
我致之否、女聞之、慨然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致念者、
君誠多情、妾當極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
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生前失環撻
婢、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廊下、
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
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羅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
盡、老婢果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

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濶、另夜請相見也、生問婢死
事、妻曰、無妨、行結矣、上床偎抱、歎若平生之歡、由此
遂以為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乖離苦
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
策、可得暫聚、共收涕詢之、女請以紙錢十提、焚南堂
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
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床、暮
以暨曉、惟恐歡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

夜涕泣、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謀、然試為之、非冥資
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
關說、初難之、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以他鬼代生矣、
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
餘、女忽病、瞽悶懊懣、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為
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人死
為鬼、死為輦、鬼之畏輦、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為聘
巫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媼王氏、今行術於冥間、可

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芻馬、
生從之、馬方熟、即見婢女牽赤騮授綏庭下、轉瞬已
杳、少頃、與一老嫗疊騎而來、繫馬廊柱、嫗入、切女十
指、既而端坐、首獨俛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
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孽
鬼為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鎰、
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嚅應、嫗又仆而
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

馬忻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清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沉殆、曲體戰栗、妄有所睹、拉生同卧、以首入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為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床上、委脫猶存、啟之、白骨儼然、生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為顰鬼、怒其改

節、泉下啣恨索命去、祈我作道場以懺之、生早起、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刺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鏡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冤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為轉致、生與妻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惧、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窓啟稟、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